

柳利老师访谈

受访者 1977年毕业留校任教，长期从事基础法语教学及教学法研究，参与编写多部教材，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多次获得北京外国语大学基础教学“陈梅洁奖”。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副主任，于2010年正式退休。

采访者 张一格、李亭莹

一、动荡年代中的求学机缘

“这个数字比较好记，
因为‘108将’。”

您是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的前辈，您是何时就读于北外？

我是1973年进入北外的，属于工农兵学员。

您当时那一届有几个班级呢？

我们那一届招了108个人，这个数字比较好记，和《水浒传》中的“108将”数字正好相同。这是法语系招生人数最多的一年，当时我们招了7个班，我是在最后一个班，7班。

当时一个班有多少人呢？

北外一直强调“学语言要学口语”，强调的是学外语一定得是“听说读写译”，必须得会讲话，不是哑巴语言，所以每个班人数不能多，否则不利于训练口语表达。我们当时一个班15个人左右。你们现在也可以看到，东院主楼的教室都不太大，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有时候就是慢慢喜欢。”

您刚刚提到您是在“文革”期间继续这个专业的，那您何时有了学习法语的想法？

第一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能有机会上学可以说是很难得的事，专业是自己本人不可以选的。第二是中学我就学习了法语，所以最终来到了法语系。

那您喜欢这个专业吗？

也没有喜欢不喜欢之说，这个东西有时候就是慢慢喜欢。因为我是外语学校

的，中学学的就是法语。还有当时招生的特殊性，很多单位，包括外交部、对外经贸部，都缺少人才，1973年外交部向国务院单独申请，让北外去外语学校学生上山下乡的地方招生。

那其实也是一个机缘巧合。

对。也算运气吧。

“现在还有关于商业贸易的、其他用汉语讲的课，
我们原来都是没有的。”

您入学到今天也经过了很多年，法语学院的课程设置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呢？

是这样的，在我上学期间课程设置还不太固定，当然课还是要分的，有基础课，到二年级开始有听力课、外教的口语课，三年级、四年级有法国文学欣赏等。当然没有现在课程设置分类这么细，师资也没有这么多。

那现在划分越来越细致了。

对，现在越来越细致了。当时关于文学和政治方面的课比较多。现在还有关于商业贸易的、其他用汉语讲的课，我们原来都是没有的。

对，我们现在还有学科方向课。

二、从零开始的教学生涯

“法语的语音、语法基础在第一学期要抓紧。
语言不好，其他就没法谈了。”

现在北外开设的小语种越来越多，通选课也越来越多，同时英语一直是北外的强项，但对我们刚刚开始学习法语的学生来说，法语和英语难免会“打架”，那您是如何看待学习法语和学习其他科目，尤其是和英语之间的平衡的？

我自己的想法是，如果以法语作为主要专业的話，尤其是第一学期、第一

年，一般来说还是尽量以法语为主。英语“搁置”一个学期没有问题，毕竟已经学了十几年了，不会在此期间丢掉。法语的语音、语法基础在此期间要抓紧。你得这么想：你是法语专业的学生，当单位来招聘时，人家会以法语为主而非英语。既然进到法语学院，就把法语学好吧！这是主要的方向。有人学外交、学贸易、学新闻，但是原专业语言不好，其他就没法谈了。

“我就去听那些老师的课，看看他们怎么去上课。”

是的，确实如此。那当时您还去加拿大进修过吗？

那是在我毕业以后。我毕业以后就留校了，留校以后在工作期间，学校派我出国学习，属于公派。

既然是以工作方式派出学习的，在那里学习有什么侧重点呢？

我是1977年毕业的，公派留学时我已经在北外当老师八九年了，所以对教书有了一点感觉，到加拿大学习的重点是教学法，也就是提高我的教学能力。

在那里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课程？

我在那里读了语言学的硕士。因为目的比较明确，所以我在那边上课时，专门去找我觉得上课上得特别好的老师。我就去听那些老师的课，看看他们怎么去上课，这方面我关注得比较多。可能是同一门课，甚至是两三个老师上同一门课，这些课我可能都去听一听，听听哪些老师上课上得好，的确有的老师讲课非常好。

“分配的时候是这样的，现在听来也很有趣。”

刚刚您也聊到了北外一开始是外交部部属的大学，也有很多人会当外交官，您最后选择了留校任教，没有想过去考外交部吗？

我们那个时候跟你们不一样，没有考试。后来在分配的时候是这样的，现在听来也很有趣：今天说明天早晨8点在我们某一个大教室集合宣布分配方案，然

后系主任就开始宣读分配方案，从外交部、经贸部开始，再到留校任教的名单。那时候没有什么挑选的余地，说去哪里就去哪里，不像你们现在，想去什么单位可以去考试，我们那时候都是国家统一安排。

所以您当时的同学除了留校当老师，就是……

去外交部的，或者去对外经贸部（当时的名称）。有14—15个同学留校。

“所以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一直干，
一直到退休。”

那（您）就没有做其他职业了？

留校以后就在这儿待着一直到退休，哪儿也没去。也没想着往哪儿走，到了改革开放的时候，有些人要“下海”，年龄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也不是说谁都可以下海。所以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一直干，一直到退休。

人民教师，哈哈。

就是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呗！

“老师就要去适应学生的想法。”

当老师的好处就是一直和学生在一起，学生总是年轻人。

越活越年轻。

一拨一拨的年轻人，走了以后再进来还是年轻人。不是老讲“代沟”嘛！最近大人和年轻人之间老是谈不到一块儿去，这就是“代沟”，大家互相不了解。但是老师总是接触年轻的学生，就对年轻人比较了解，这样的话，和学生一起时总觉得自己很年轻，因为接触到的东西都是新生事物。尽管年龄在增长，但工作的环境都是年轻人，这样很好。如果你们去坐办公室，和50多岁的部长一起办公，你不觉得慢慢就变得老气横秋了吗？因为你得去适应他们，但老师就要去适应学生的想法。

“这样年轻教师进入教师行列、
教一年级的時候手头有点东西”

刚刚也提到了法语学院的课程划分的变化，这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老师们的教学实践。据我们了解，老师您主要致力于基础阶段的法语教学，后来很多老师的基础阶段教学都是基于您编写的教案展开的，真的非常了不起！我非常想知道，您是如何从接近空白开始创造出这样一套完备的教学方案的呢？

对，我大部分时间在基础教学，后来还开过一门课叫“法语国家与地区”。我在加拿大学习的时候学的是教学法，人家的老师讲教学都是很严谨的，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一种教学的态度。我留校的时候，也是系里找了几个资历比较深的老师教我们怎么上课、安排课程、主持集体的课堂，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后来我就觉得教学方面，好几个班还是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教学方案。我从加拿大回来以后又让我负责一年级教学，当时我也参与了一年级教材的编写，就在教学过程中搞了一套相对比较系统的教案，这样年轻教师进入教师行列、教一年级的時候手头有点东西，但并不一定按照这个教案上课，只是一个提示。学了教学法之后，我就觉得教学还是有一定规律的——讲哪些东西、怎么讲、怎么做能让学生收获更大一些，所以当时我手头教学的教案就全部发给大家了。

我明白了，其实对老师来说，教学的过程也如同学生学习一样，是一个互相学习、交流借鉴的过程。

对。教学方案其实也只是一条线，讲课还需要老师灵活地加上自己的东西。教案只是一种提示，使得老师上课时不会“跑题”，不会脱离主线。

“没有聊天就一定不会有对学生具体的了解。”

我听说柳老师到临近退休的时候，同学们还亲切地称呼您为“柳妈”，您和学生的关系一定非常好！在您的教学生涯中，您一直和大一、大二的学生关系密切，恰好最能体会到年轻一代的面貌，您觉得这么多年来和学生们的沟通方式有什么变化吗，学生们的整体素养、综合能力、学习能力有什么变化吗，会因为这个原因调整教学方法吗？

现在的学生和以前的学生相比，见的世面越来越多，思维更活跃、开阔，但

同时也会出现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学生自我约束能力差，当然大部分学生都能主动地认真学习。关于沟通，我认为在学生的学习过程是至关重要的。学生或多或少会遇到学习上、生活上的各种问题，沟通不是批评，通过沟通可以及时了解学生遇到的困难以及问题的起因。我更愿意把沟通当作一次老师与学生之间放下包袱的聊天，比如，有学生感觉自己大一跟不上，在与他的聊天中就进一步发现，其实他是一个组织能力很强的学生，但由于没能平衡好学习与工作、活动，忽略了学习的主要地位，才导致学习吃力的情况。通过聊天从而了解，通过了解从而给出解决建议。虽然不能保证每次聊天、每个学生都能听取建议并做出改变，但没有聊天就一定不会有对学生具体的了解。

三、走向未来的法语学院

“在对外交流方面，北外法语学院的级别和形象都得到了提升。”

我了解到，法语系在您就职期间是和意大利语共同建系的，您觉得法语学院独立创院后有什么变化吗？

从法语系到法语学院，从法语单词的角度来说是从d partement到facult 的转变，当然我想最主要的是在对外交流方面，北外法语学院的级别和形象都得到了提升。

“北外法语学院印象最深，也是最值得我骄傲的，应该就是从这里毕业的学生。”

我发现您的教学生涯特别长，在您任职期间，法语学院在教研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例如创办《法语学习》、成立瑞士研究中心、主持制定全国高校法语专业基础教学大纲、成立魁北克研究中心等等。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方面呢？

北外法语学院给我印象最深、也是最值得我骄傲的，应该就是从这里毕业的学生。他们就像是一面镜子，代表着北外法语学院甚至是北外的形象，也反映了

北外法语学院的教学质量。我想他们的优秀，他们进入工作岗位后得到的来自同事、领导的认可和夸赞，离不开他们自己的努力，也离不开法语学院系统的教学模式，离不开北外老师的认真敬业。

“我比较认同‘法语学院就是国家部委的后备力量基地’这样的说法。”

北外培养人才的目标是“培养复合型、复语型、高层次的外语人才”，法语学院也一直在坚持贯彻这个目标，例如2015年时增设了法语与国际关系复合专业、开设学科方向课等等。正如您之前提到的，法语学院一直以来都在培养并向外交部和其他部委输送复合型外语外交人才。有人说，北外就是国家部委的后备力量基地。那么您认同“法语学院就是国家部委的后备力量基地”这样的说法吗？

我比较认同“法语学院就是国家部委的后备力量基地”这样的说法。如今不再像以前以分配的方式安排大学毕业生就业，而是推行双向选择，让大学毕业生自主择业。从毕业生就业数据来看，北外毕业生就职于外交部、经贸部等高层次的国家部委的数量是相对较多的，这主要也是取决于北外整体的教学质量站得住脚，学生的整体专业水平更高，口语表达能力更强，就业竞争力更强。

“社会就业的大环境，我们无法改变，那就需要我们自身努力，抓住宝贵的时间。”

刚刚提及了复合型人才培养，其实，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很多传统的职业，包括一部分翻译工作都受到了冲击，甚至有人大代表提交“国内外新闻发布会取消外文翻译”的议案，在疫情冲击下，外语专业毕业生就业前景堪忧，很多毕业生也因此忧心忡忡。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在您看来，法语专业、法语专业的学生该如何顺应这个时代的发展？

当今社会竞争激烈，个人能力就显得极为重要。作为法语专业的学生，首先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法语学习的重要性，保证法语的主要地位，同时在学好法语的基础上，也应该多学、多了解，丰富自己的知识。社会就业的大环境，我们无法改变，那就需要我们自身努力，抓住宝贵的时间，充实自己，提高自己各方面能力，从而才能更好地面对就业的竞争压力，减少人工智能对自己的影响。我认为

对所有人来说机遇是平等的，有人会抱怨“为什么我没有？”，其实关键就是看机遇来了你是否能抓得住。如果你什么都没学、什么都不会，你有什么理由能抓住机遇，让机遇属于你？所以平时要丰富自己，这才是最有用的，多学点东西总没坏处，你会发现知识对于讲话、处事方式和做事态度都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也是给自己的未来多一种可能。曾经有一个态度认真的学生报考外交部，面试时被问及对非洲某一个国家的看法，他回答得很好。院内给学生开设了法语国家与地区的课程，课程老师曾要求学生选择一个国家进行介绍，当时他就额外地搜集了很多相关的资料并将课堂所学记下，可见功夫在平时，知识需要灵活运用，但前提是你要自己主动地去学。虽然毕业生会遇到就业压力大等一系列问题，但要相信这是一个更加公平的时代，要靠自己，以实力说话。

关于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翻译，我认为人工智能会取代一部分人的工作，但目前还不能达到完全取代人的地步。首先，学外语的人要记住，不要认为自己就只是一个翻译。大使，也是从一个翻译做起，逐渐才了解外交事宜；进入经贸部的人，也有很多是翻译出身，在后来的工作中才逐渐掌握谈判的技巧。所以，外语人才的前景还是很广阔的，不管是学生时代还是毕业后步入职场，我们总是要通过不断学习来提升自我。当然对于纯翻译工作者而言，确实需要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但也不要过于担心，人工智能最大的缺点，我认为就是缺少一种人与人面对面交流时所具有的情感。同时，语言不是死的，不是只看、不是只欣赏。如果要把法语作为一种语言工具进行各方面的交流，还是需要有人去学。当然也要记住我前面所说，不断提升自我，才能更好地顺应时代的发展。

寄语

努力学习，保持法语学院的光荣传统！希望将来出去工作，别人一听说是北外毕业的，就仍会下意识地想到北外的学生不错，北外法语没问题！即使没有听到你们开口讲话，一听到你是北外法语的，就会有这样的印象。